





# 中東路歷史

我方面以同志，乃由俄界附搭鐵路一道，以通比利亞鐵路。俄國政府以輸短比利亞交通線，甚爲驚愕，向我俄國駐比利亞公使，提出抗議，謂我俄國爲主權，一九一九年二月二〇日，駐華公使，申明結案帝俄借款，已盡入我國之手矣。一九二二年底，唐會館、中東路問題，俄大商會開通，俄政府特別拒絕，俄政府行政事務，不爲我俄國爲主權，一九一九年二月二〇日，駐華公使，申明結案帝俄借款，已盡入我國之手矣。一九二二年底，唐會館、中東路問題，俄大商會開通，俄政府特別拒絕，俄政府行政事務，不爲我俄國爲主權。

米糧缺乏已達極點  
餓殍載道滿目荒涼  
陳濟棠氏撥十萬元救濟

**添築** 南鐵路，由中東路至熱河省瀋陽，以通收販大連、營口之貨物。自一九〇五年完成，不日即之戰發生。南交戰關係久隔斷，結果俄欲，南滿鐵道遂入日本之手。一九一二年，可由我國保領贖買，當時該路所有，均係個人、股權爲華僑銀行所有。一八九八年，中俄兩國訂立訂立協定，由俄讓與行出賣。

**廣州通訊** 第一軍是余漢謀、第二軍是李振球、第三軍是譚延闓所部。立隊陳炯明、日韓泰爾、當經次第裁撤。

地方各屬安穩，現金軍費是職南各省、花青不足、誠恐事道長，特從事於校練建設，以冀早日恢復元氣。田南各省屬自遭共匪蹂躪後，荒蕪、生計乏人人民頗覺惶恐，且日下南寧一帶糧食缺乏，

（集聯詩苦痛工農代歷國中名一）  
——輯人主齋言何天——

版權所有  
不許轉載

**捉驛行**

清張映辰

軍行疲弊馬歇，大吏憮下徵官驛。縣官捉人索賄，轉送濟甯護關。吏人持符下鄉盤，虎兇當道設圈羅！行人豈知徵調急，盡重來關河；道旁忽遭捉驛者，鞭之令速開回！每局貨物都棄置，竟奔馬去誰何！錢金搜取未厭，但飽我欲逐流離，可憫旅客無歸轍。驛夫離行空自傷，朝風吹雪登路勞。行人落下淚滴酒，留之終日不得去。眼見落察相填溝！方今朝廷整禁，如撲飛鴻掠帆航；轉輸俱供一切出內緊，絲粟不以煩過。此非官吏並無聞見？胡督乎縱令若屬鴟梟狃？嗚呼吏有驛不致害，西國納驛難免！縣官打拉棍驛足，吏人告言驛驢脫。並呈驛船提，麥中錢已足！安得年年歲歲齋驛提？萬家歡笑一啼哭！

時計對救濟辦法三條：（一）禁止各縣縣谷存倉，由各縣縣米所出救濟，不得任私人把持。（二）規定重罰。（甲）限兩省各捐銀三十萬圓，不得至九元六角。（乙）定倉每担租額，不得超過五元。（丙）上等米每元不得少於五元九角。（丁）虛商每袋價低不得過五十元。（四）三海民食，十五畝谷米無論量數之多少，存倉日限限期，被罰則罰穀。判定已畢後，由甲長報告保衛團長，由保衛團轉報本部，不得再及巡警，以圖混雜。一體審查，除將簽名人拘押究辦，並查該縣及各村區保甲長等對於各縣各存糧倉庫。

第十五回  
珠箔飄燈愁心策遠轂  
冰函灑淚孤夢度殘宵

「這個我也知道。并且那位姓姑娘，也已經到過我們的公館，所以我也認識。她人真好，臉孔也長得十分標緻。你先生和她一處辦事，多有意味。陳力做戲笑了笑，道：「你們女人家曉得些什麼！聽說她脾氣還好，但外國人是很好侍候的呢！」銀姐笑道：「這樣說來，你先生倒歡喜本國的姑娘吧。」陳力搖搖頭，不說什麼。銀姐卻又說道：「現在我要報告你個消息。」陳力雖然問道：「是甚麼回事？」銀姐道：「我家的小姐，在昨晚回來以後，哭得一夜沒有睡覺。」陳力吃驚地道：「哭得一夜沒有睡覺？」說到這裏，却又立刻換了一付正經的面容，改口道：「這是她個人的事，干什麼的。也要你來報告我嗎？」銀姐狡猾地瞥了陳力一眼，說道：「我的意思，是要問問你：她和你們一遭來時，有沒有國

劉爾喬亞昨逝世

英國倫敦電云昨(廿二)日，英皇愛德華第七世之次子，現任海陸軍大臣之劉爾喬亞，於昨(廿二)日午後三時三十分，在倫敦逝世，年五十八歲。劉氏係英皇之第四子，於前(廿二)日午後三時三十分，在倫敦逝世，年五十八歲。劉氏係英皇之第四子，於前(廿二)日午後三時三十分，在倫敦逝世，年五十八歲。

從今日起看書報可得一千元

一切決定好了。這意見的禱事，要在王阿三的地上。新造的房子，要在王德壽和幾個有錢的商家商量出來的。因為王阿三的田地，緊靠地理的人說，是本村的風水，祠堂造在這兒，不但全村有福，主要是王德壽的兒子，將來有做師長的希望。

一切都計劃好了，要在最近動工，這是有關係全村的福利，所以村長吩咐，有錢的出錢，無錢的出力，王姓的人須一齊參加。

看起來，王德壽真是不憚一村之長為全村打算，為全村將來的興隆打算，他確實造福不淺。

然而，全村的人，除了幾個有錢的商家，如王阿三一流，都是恨他剝削的奴隸；一到城裏的捐款坐下時，王德壽不但不能去替他們說幾句好話，減輕一點

了王德壽的兒子將來做師長而外，再沒有旁的意義。

主動的吳王阿三。他想：村長，自家，同是一公之私，對我們却如此挖苦。既有祠堂，何必新造？既造，為什麼要造自己的土墓？而且他又吩咐，窮人要盡出力的，籌備之期已近，眼看自己不及地讓牠完備，一月過去了，什麼也沒有，成了，秋收，收什麼，一家人就祇好活活餓死。死，一定了，與其餓死，得先要他死！

許多人在村長命令之下，馴伏地去工作了，但王阿三的煽動，堅定了他們的心，他們認為，非如此，對不起村長；也非如此，沒有第二條生路。於是大家約好，等待機會。

是阿黨聚會的一天。

村長，那幾個有錢的商家，都立在黃老石的後面。他們並不是來監工，也不是來壓勢，他們是來主持黃老石的葬人。

來，搭起來，不必勞村長大的腳力，許多人的，有的緊攔住等頭，有的在戰戰地打抖，有的在……而王阿三，火心上來，靜着眼，眼淚幾乎從眶內跳出來。

「比里巴那」，爆竹響了，「打」，王阿三一聲令下，人便如潮水似的湧上去。湧到黃老石，湧到王德壽的身邊。他手想高想不到這一着，要逃也來不及，使你一舉，我一足，替辦的一村之長，霎時便一命嗚呼。

他們要強地立在黃老石旁邊，爆竹聲似乎在那裏立着的勝利。

雖然然王阿三，城裏的莊東，趕到了王家村，攔捕，圍剿，焚燒，王家村成了一堆焦土。然而那小小的黃老石，却昂然立在王阿三的墳前。似乎在說：

「這是我們兩者的墳墓，這是我們的力量！我們奠定了反抗的基礎。」

# 江北禮巡

## 徐曾絮

坐了個多鐘頭，我們再向江鎮出發；這一次爲節省時間計，是坐的汽車。不過汽車要秀氣也有點難熬，又小，又熱，又悶，又顛簸，又搖盪不堪，這江北人是誠實的。

已經是傍晚時分，夕陽金黃的光色照射在人們身上，河面已停滿了歸棹。然而只要沒有錢，他們還是開行的，我們在許多兜生意裏面挑定了一隻。仲光石銘送我們下船，我們真是有說不出的瑣碎的情意。我率然吃青林和清酒不知是誰的詞子，“江南人，江北水”，一樣送行南情懷。晚寒漸未平”。雖然怎樣切合，但我也率然的吟了。

在仲兄攜着手拍的剎那，我們的船又乘風揚帆飄向了江南。我想：江北留給我的印象是好的，民情淳厚。

負起，反而能減少下文，照數派備，越窮的人，越不能缺少一文，到有錢的本家，有時會沒有用到。

在這建祠堂的時候，王阿三一流鄉以爲建祠堂，那兒爲是全村的福利，除怪可憐的，被三個排長打了他的二百板軍棒，屈股打破了，他忍不住，又逃回家來，據說是因某權事犯了軍法的。可是他家沒本事做，三叔叫他去教書，他如何肯呢？咬牙切齒的不決去做了牙馬生生活，後來他去做那一間屋子，將錢又去販布，他賺賣了異性的追求。即就在販布的這年，妻子已經無愛，在鄰間也有了偷情的把戲。起初他搭上了了一個姓吳的人的媳婦，過了幾個月，她的公公失全知道了。天天有偏幫刀子在門角落放著待他，他聽了這消息，竟是不怕。還是那家人作急，自動和他絕了。

[一]商人爲要賺錢，拚命推銷貨物，不惜成本，諸仇債以償換面，買空圖貸出售，既獲鉅利，又可存報救國。……「冒牌救國」。

[二]一部分商人，在某地告警時，輒文電宣傳，「枕戈待命。」然而等到當義舉他們開放，他却不肯走露。……「冒牌救國」。

[三]學生高喊：“打倒帝王尊臣毛啓昆！唯吾基、祇需習有德望的人來需要莫泰，要莫基、祇需有村長王德壽了。”祇等像什一擊，一塊石頭放手，於便都可以立起。

## 編輯室

本欄四月份稿費單  
已按址發出，敬請惠稿的朋友們，在領取加蓋圖書，到社領取稿簡。日期爲每月十六日起至五月止。時間爲由下午二時起至五時止，并乞注意其未得到稿费者應請即開示住址及履姓名以便轉發。

## 奠基石

逸父 ▲

[illegible][illegible]